在契诃夫的《樱桃园》中，戏剧冲突性有着静态的性质。冲突以静态的方式呈现出来，具体方式为人物行动的阻滞、对话交流的隔阂、言语的停顿，以及人物 行动之环境背景的抒情氛围的烘托等方面。 在 《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这几部代表了契诃夫戏剧艺术最高境界的剧作中都包含了戏剧冲突的静态性特点。可以说，在契诃夫戏剧创作历程中，静态性的获得是其戏剧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人物行动的阻滞zhi是契诃夫戏剧呈静态状的最显在的因素。而在《樱桃园》中，人物行动的阻滞在契诃夫戏剧中往往与人物之间语言交流的阻滞联系在一起。例如罗巴辛急切的建议始终无法真正进入liubaofu与加耶夫兄妹俩的意识。罗巴辛焦急地等待兄妹俩的回答：“只要一个字！（恳求地）可是回答我呀！”可是加耶夫却打着哈欠，没头没脑地问：“说谁？”挽救庄园的行动就这样无限期地耽搁下来。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人物时常这样各说其事，而事件的进展便在人物间语言的种种阻隔中延缓下来，呈现出趋于静态的特征。

抒情环境氛围的营造在契诃夫的戏剧中是与动作的阻滞、事件演进节奏的舒缓相配合的。淡淡哀愁的抒情气氛烘托出舞台的忧郁情调，使被不断阻滞的行动与冲突在确定的时空中停滞下来，与剧作家忧郁的抒情相交融，为观众提供了更为深广的感受的空间与时间，从而增强了观众对戏剧的静态体验。在《樱桃园》结尾处，契诃夫写下了这段舞台说明文字：“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静。打破这个静寂的，只有园子的远处，斧子在砍伐树木的声音。”契诃夫欲以抒情氛围的渲染消除庄园易主这一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动态性印象，赋予动态性事件以静态性的审美观。

P2

在《樱桃园》中，戏剧冲突在静态化的处理下被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所替代。

这段选段通过柳鲍芙和特罗费莫夫之间的激烈争吵和强烈反应展示了两者之间情感上的误解与冲突，同时也揭示了静态性戏剧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并非直接的冲突，而是通过彼此的隔阂、误会和心理反应体现出来。

特罗费莫夫因为柳鲍芙的冒犯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怒，以至于急忙离开并宣布两人“断绝关系”，但又迅速返回，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变化体现了他内心的混乱和对柳鲍芙的依赖与不满交织在一起。这种情绪的激烈波动反映了他在面对人际关系中的不安和冲突时的脆弱。而柳鲍芙则表现得矛盾，首先恶语相对，而后又慌张地说自己是在“开玩笑”，说明她对这种关系的轻视和对冲突的忽略。

通过两人不同的情感反应，戏剧不仅表现了个体之间的情感隔阂，还进一步揭示了静态性戏剧中的“对抗”不仅仅是外部冲突的表现，更是内心世界的隔阂和误解。特罗费莫夫和柳鲍芙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而是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呈现出一种心理上的对立与疏远，反映了静态性戏剧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P3

相比于樱桃园，茶馆中的戏剧冲突是一触即发的，正面的社会冲突较多，也体现出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戏剧张力。另外，樱桃园的冲突主要集中于有关变卖樱桃园的主题上，而《茶馆》自始自终没有一个贯穿戏剧的冲突，具有分散性，一幕之中众多独立的事件构成各自的戏剧冲突，众多各自独立的零碎冲突合在一起使戏剧的每一幕都充满了高潮。但两者使用不同的方式构成了全戏的主冲突——人物与大环境和时代的矛盾冲突。

P4

静态性的作用弱化了外在的戏剧动作，从而缓解了紧张显在的戏剧冲突。人与人之间外在的冲突被契诃夫刻意淡化了，而内在的冲突则在另一层面上得以深化，即更具形而上色彩和抒情哲理意味的人与环境、人与时间的冲突。这是契诃夫戏剧观念的体现。他说过，“人们吃饭，仅仅是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段话体现了契诃夫对欧洲传统戏剧过于张扬外部冲突的反感。

总而言之，契诃夫戏剧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戏剧作品呈现出静态性美学特征。静态性的获得是契诃夫戏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契诃夫通过人物行动的阻滞、对话交流的隔阂、言语的停顿，以及环境背景的抒情氛围的烘托等方面呈现出戏剧的静态性。静态性淡化了人与人之间外在的冲突，强化了人与环境、人与时间的冲突。这是契诃夫戏剧冲突性质静态性特征的内在本质。